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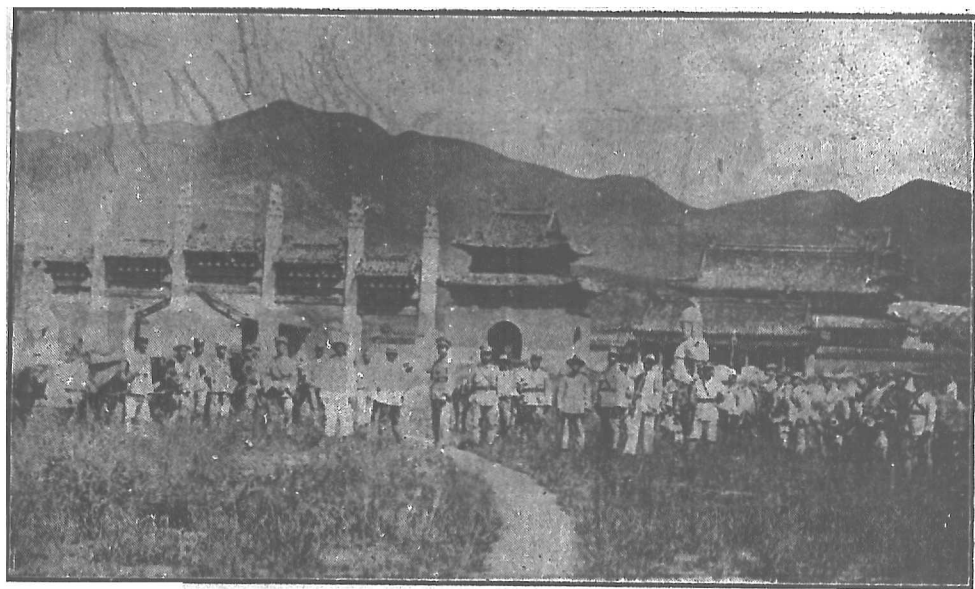
東

陵

劫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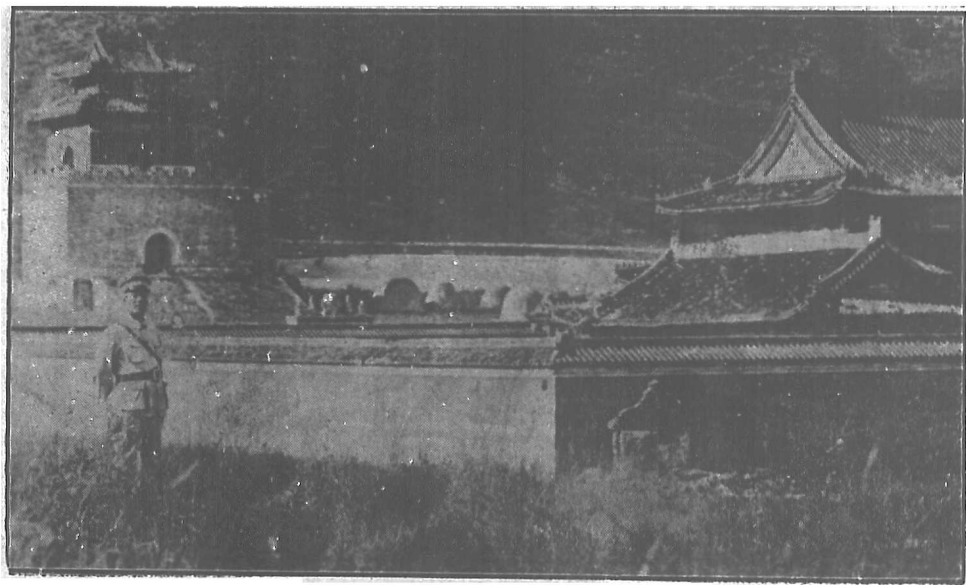
（影攝之時視查陵熙康到入宴改軍府國）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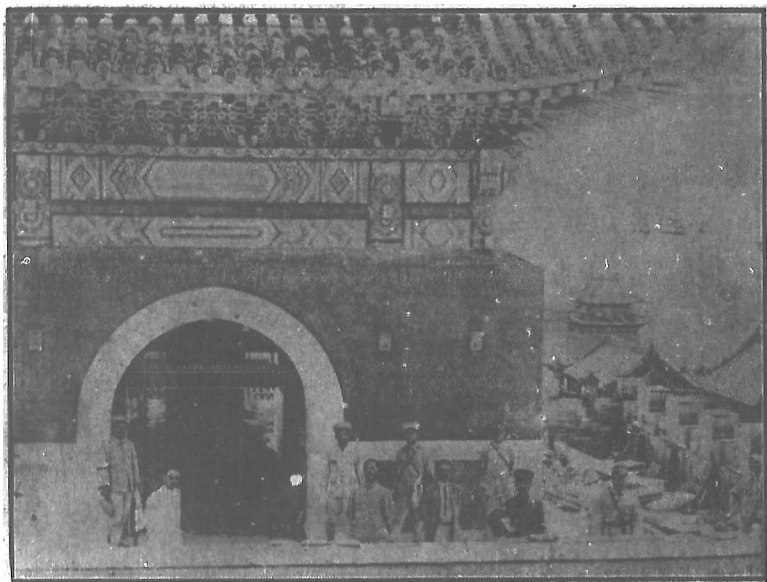
(影攝之時門恩隆陵熙康查勘員委陵東收接府國)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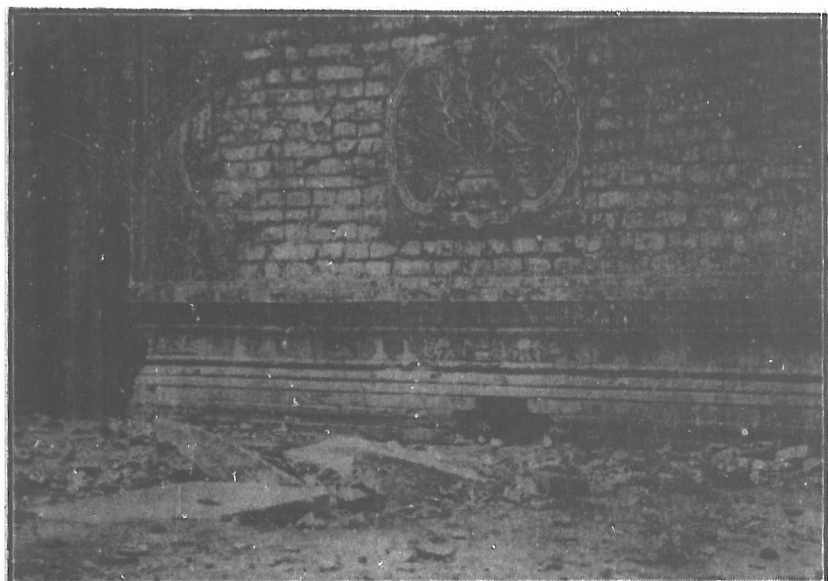
(圖側右前城實陵治順)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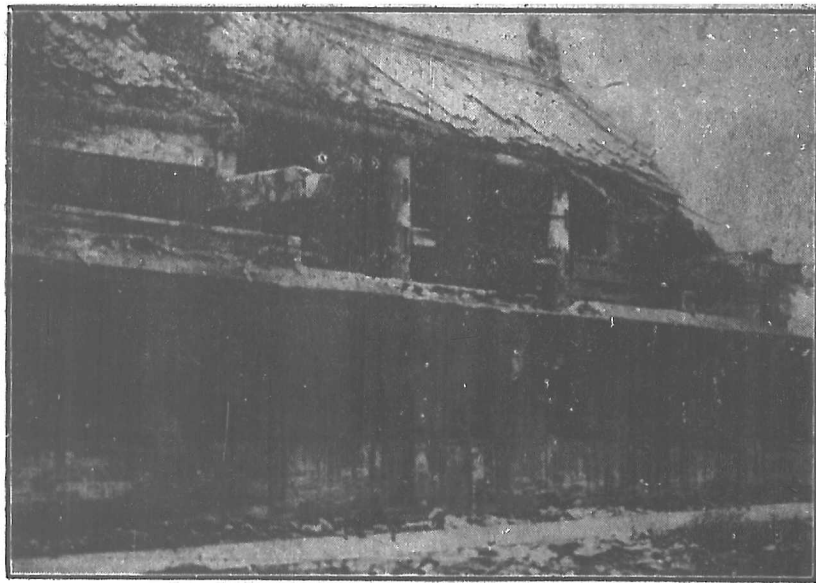
(碑御爲內樓) 樓明之陵后禧慈

(4)



(入而穴此由者竇盜道穴之掘被陵隆乾)

(5)



(形情之毀拆被墓九十四陵妃治順)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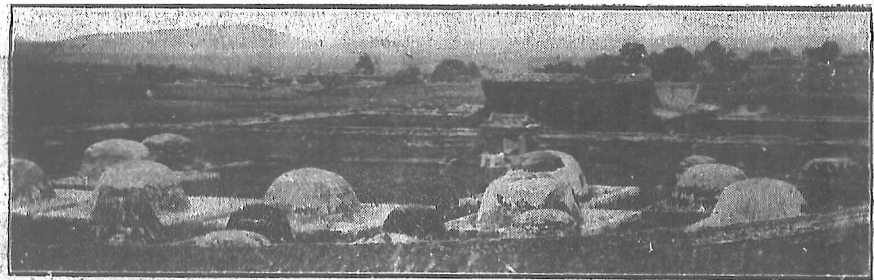
(牌砂之前陵隆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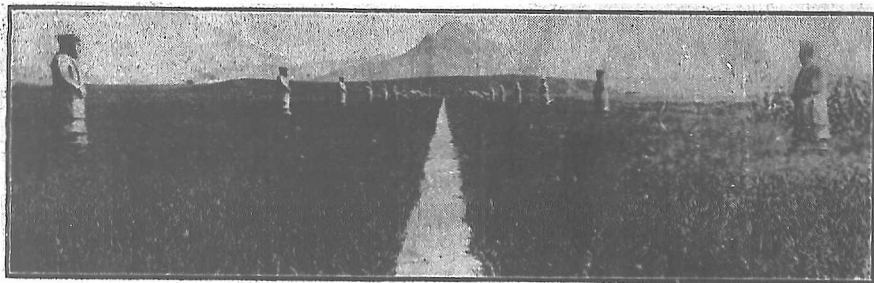
(掘挖被亭梵紀陵隆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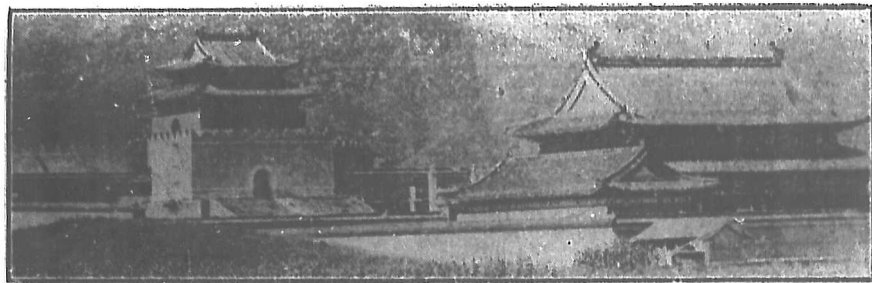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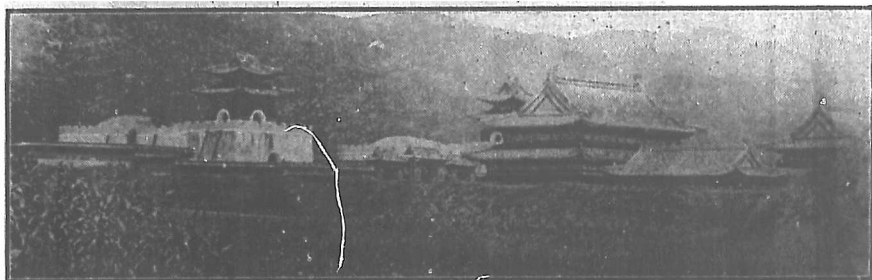
(景全之墓妃九十四治順)



(景遠之仲翁前陵治順)



(圖全側右前城寶陵隆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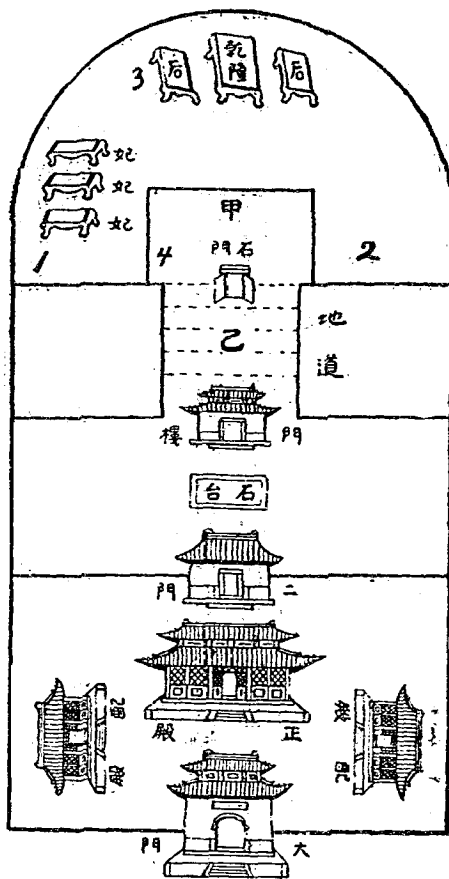
(圖面側之頂寶陵后禧慈)



( 匾漆雕之儲存內庫器祭陵東 )

(10)

( 圖 墟 內 之 陵 隆 乾 )



東陵發掘之後。清室會派人。前往收殮遺體。並請求北平地方法院。派檢驗吏與之偕行。俾得辨明男女骨殖。分別裝殮。法院乃派檢驗吏俞源傅長霖二人。會同清室所派者前往檢驗。同行者計有載澤溥沂寶熙分乘汽車二十餘輛。逕往遵化實地勘查。據同行者所報告陵內現在之情形。爰列圖如上。附以說明。俾讀者得瞭然於胸中。如親歷其境也。

〔說明〕 裕陵（即乾隆陵）在遵化縣界東陵內。東陵之大。略如北平之內外城。茲依上圖所載分述之如次。

壙之周圍石牆。均刻梵字陀羅經文。

（甲）爲壙內石砌之地。被掘後積水甚深。壙內面積約長七八丈。寬亦如之。

圖中乾隆后妃停靈之地。皆有石床。床高約二尺。棺長八尺餘。寬五尺。高五尺。紅漆金字。

乾隆頭骨臚骨於（1）處檢得。頭骨甚巨。眼眶深巨。牙齒全脫落。有牙座三十六。

壙內本有棺六。（1）處有一棺被毀。其前被鑿一大孔。又（2）處尚有兩棺已碎。僅餘三棺未損。屍骸完整者僅（3）處一具。餘皆雜亂散於地上。情形甚陰慘。幾於無可收拾。善後之法。以所餘三棺分裝之。完整之后屍。肌肉附骨。若板鴨然。置一棺。其餘骨殖。分裝二棺。（乙）爲地道。有四座石門。外三重石門。關閉甚嚴。尙可推入。惟第四重石門則封鎖極固。非炸毀無從入。（4）即盜陵者炸毀之處。由此侵入壙中。門樓左右有上樓道。

## ○東陵劫第二集弁言

(著者)

東陵被盜一案。惹起中外人所注目。內中情形雖散見報紙所紀載。惟掛一漏萬使閱者無所適從。著者等以此種人人注目之事。不可不彙集成帙。使讀者一目瞭然。是以有東陵劫之作。第一集出書之後。風行海內不脛而走。不旬日間已翻印三次。然仍有供不應求之勢。著者以各界對此書如此重視。不得不細心搜索。使成一有統系之全書。以期讀者得窺全豹。茲因前出之第一集所載不過大略情形。又兼倉猝出版內容因陋就簡。於事實上頗欠完備。故由各方刺探。更得熟悉東陵內幕者之協助。將陵寢起原。建築。地理。古蹟。出喪情形。殉葬物品。被盜始末。調查狀況。復葬手續。以及街談巷議。種種詳確情形。搜羅無遺。滿載書中。使讀者觀之。有如身臨其境。更加以東陵內外全景像片多張嵌諸書首。並插入乾隆陵寢內旋全圖。使讀者以文字與照片對證。得以瞭然陵地之真蹟。得知帝國主義時之保藏。將來第三集收束時。可作有『系統紀載』有『保存價值』之一種『永遠紀念品』耳。



### ▲修陵及出殯之內幕重重

歷代帝王陵寢。無不踵事奢華。而尤以清季爲最。清例凡當皇帝御極之初。同時即委滿大臣爲治陵寢。是爲監修陵工大臣優缺也。蓋此項工程。以帝崩爲期。中道不得報竣。雖備無虧。亦必略留不盡之處。必俟帝一息奄奄時。始能修葺完全。稱爲「萬歲坑」。故監修大臣者。可任意浮支。盡情冒領。內廷雖知。不能過問。及帝崩工竣。更派滿員爲觀察陵寢大臣。趨往陵地視查。則監修大臣。又須輦金賄之。不然。將任意指摘。此處不堅。彼處或陋。不予賄金。不免致欺罔之罪。此所謂狼狽爲奸者是也。陵址甚廣。陵前均有享殿五楹。楹柱爲金絲楠木。門釘皆金質。祭器亦金質。陵有石門四道。前三道推而可進。第四道則有千仞閘。人力殊不易動。梓宮距石門約有五里。路爲偏坡。當奉安陵寢日。槨夫百零八名。及變儀衛之常差人員。事先須演習。能以杯水置槨上。走而滴點不漏。始能入選。及起程赴陵。沿路均有行宮。以備祭奠。槨前引導者二人。手擊響尺。每過村城。必肆行勒索。否則指此處民房碍路。此處田地應行修平。主人予以重金。即導槨繞走。此亦見滿清之季。事無大小。罔不以賄賂爲前導焉。梓宮抵陵。有拖車一。即所謂輦者是。前輪高大。後輪低小。移梓宮於上。挽之以入道。王公大臣之送葬者。須易新布靴。靴爲內務府所製就。蓋以入陵中者。不得踏外面一些塵土耳。梓宮抵寢宮。更移置於石床上。棺爲茵陳。外漆硃砂而描金花。全非贗品也。殉葬多以珍珠。故近來有被盜之慘。相傳清季。那拉氏（即西太后）殉葬

之珍品。爲最多且貴。死且如是。其生前之淫奢無度。或非虛傳。聞德宗（即光緒）陵寢。鄙陋不堪。且殉物毫無。一世帝王。固如是。可爲世之熱中者作一服清涼散。晚近東西各陵。享殿及行宮。所有祭器及柱椽。盡爲匪盜竊一空。一片淒涼。傷心未忝。無復舊時主謝燕矣。嗚呼。

#### ▲國府委員劉人瑞對新聞界之報告

民國十七年九月十日下午二時。接收東陵委員劉人瑞。假北平中山公園來今雨軒。招待北平新聞界。報告查勘東陵經過。劉事先備有油印之查勘情形。及攝影多種發散三種報告書。（一）東陵地域整理計畫概略。（二）東陵前園官荒地畝沿革概略。（三）東陵後龍地畝沿革概略。次劉氏起立報告。略謂本委員會之組織。係鑒于牽涉機關甚多。故由內政財政農礦三部。會同組織。以爲接收東陵之機關。奉令後。于八月十日動身。該地面積極廣。約五百餘里。以前陵前樹木繁茂極形壯觀。旋爲窮迫無聊旗人。逐漸將樹木砍去。充作燃料。十三年至十五年間。摧殘不堪。樹遂無存。極形可惜。而陵亦受其影響。國府對陵寢。認係古物。極主保護。除陵內不計。僅陵外宮殿建築。即及兩三千萬之譜。陵外面積廣大。腴田甚多。假使整理得方。不但旗民生計可資。即退伍之士兵。亦可安插墾田。其餘如藥材煤礦等產尤富。加以整理。必極可觀。以前政府。未及注意。致有今日情狀。本委員會組織共爲五人。探委員制。經前往查勘。其祭器庫中所存。僅百分之二三而已。銀器亦毫無存留。會同平津衛



戍司令部。北平警備司令部參謀。同往查勘。期查明後交與省政府。乃有內政部派之宋汝梅者。自謂係奉命接收東陵。將祭器虛件；携去不少。革命原爲造成廉潔政府。物件均應保存。何能携取。八月十九日。宋汝梅忽失踪。後經追回。距東陵十里。有一馬蘭峪。爲盜陵匪窟。第八營等自五月十七日起。至二十四日止。爲盜陵時期。二十四日下午八時。猶在馬蘭峪。平分贓物。至二十五日方走開。臨走之時。故意令第八營等。在後放槍。作追擊盜陵匪之狀。本委員會已據實報告國府。聽候辦理。繼又報告東陵寢荒墾植局委員陳家棟等抗拒接收情形。並散佈陝等所貼布告爲証。直至四時餘方散會。茲錄該會查勘報告如下。

清咸豐東西兩后之陵。位於定陵之東。故稱東陵。而以峪名別之。曰普祥。曰普陀。普陀者。西太后奉安之所也。余等奉令初來東陵查看。因盜掘之口。有亂石堵塞。未入內審視。乃攝影而返。嗣清皇室載澤溥沂耆齡溥儀寶熙及其師傅陳毅諸人。同受廢帝溥儀面諭。撥款五千元。到陵舉行復殮事。八月廿五日。載澤遣人以汽車來迎。余等參觀。至則掘口復啓。遂從口直下。深約五六丈。見地宮外層石壁下。通一小口。方僅二尺餘。乃俯伏蛇行而入。直達隧道。經過石門兩重。先有多人持燈在內引導。內宮正中石床上。梓宮傾欹橫斜。梓宮蓋拋離三丈以外。仰置宮之西北隅。西后尸體在焉。頭向東。面半仆。皮骨完好。髮色青黑。根有紅繩纏繞。似梳辮結者。身上現出拳大斑痕數點。似青似褐者。有毛髮慘然長不及寸。蓋因透露空氣。蒸霉所致。外槨劈毀。不成片段。宮門右側。堆積破爛各色衾褥衣被等件。此

外空無一物。余等以其氣味難受。觀畢即出。其口外石板上。置有楠木奉冊數方。及履鞋一雙。鞋長七八寸。繡紋尙存。但不鮮明。相傳西后珠履值數百萬者。想即此也。聞復殮時。有人從石中拾得珍珠數十枚。載澤命推碎復納梓宮中。以示奉安之意云。八月廿八日復查看裕陵。裕陵者。清高宗乾隆奉安之所也。凡帝陵玻璃影壁前。例有空院。院之南端。建樓一座。高可二十餘丈。下層中空。洞道上層豎漢白玉石豐碑一。直書某某皇帝之陵。鐫滿蒙漢三種文字。其上以朱漆髹之。后陵明樓。則緊接影壁。無空院。其制稍殺焉。故裕陵盜掘時。係由影壁前鑿開。石板直下。炸毀地宮外門而入者。掘後填塞未固。又值天雨綿連。水從掘口灌而入地宮。深約四尺餘。先時載澤派人用大機水龍吸取數日。事竣以汽車迎余等參觀。至則由掘口直下。橫穿隧道。時地宮內尙有餘水四五寸。余等蹙蹙而入。至一重門。即見煙氣充塞。由此經第二第三第四重門。地宮內懸煤氣燈一架。烟霧沉沉。呈黑暗色。導者以燈前行。遂得逡巡而入。查地宮正室內。有梓宮六具。帝一后一妃四。均毀壞無餘。梓宮身蓋異處。顛倒錯置。不忍入目。以燈入內照之。見有白骨數節。浮水泥中。惟六具頭顱。殮者以黃色布袋盛之。不能辨其孰男孰女。僅以數字標明記號而已。余等因地宮內烟霧與臭惡之氣撲鼻難聞。乃巡看一週即出。察其情形狀。極爲凄慘。較西后陵尤甚百倍焉。

#### ▲東陵構造之真確情形

『某君東陵地理極熟。又兼精心調查工作。此一長篇之記載。爲最有價值者。故移至本

書以壓閱者。編者附識】

自東陵被盜案發生以後。一般中外人士。對於東陵的觀察。大都典會淋漓。願有一些相當的研究與認識。作者可巧在遵化一隅。前曾十年小住。自然對於東陵的一切一切。比較上略為明瞭。那末。我就不揣陋劣。硬寫了這一篇。刊入東陵劫書內。讀者諸君。請往下看吧。或者真許有一些『一鱗半爪』的供獻哩。

▲關於歷史▼東陵是滿清入關以後才有名稱。自然東陵的『東』字。是和西陵（在易州梁格莊西）。的『西』字。相對照的。這一帶地方。山靈谷秀。水木清華。很有一些『王氣』。所以爲子孫打萬世基業的章皇帝（順治）。就把這一帶方圓五七百里的地方。一骨腦兒都劃入了『風水地』本打算藉着好風水。埋了老皇帝。再發旺小皇帝。埋了小皇帝。再發旺小小皇帝。以傳至無窮。誰想才剛過了二百六十九年的『富有四海』的歲月。竟不幸『王業中斷』。『風流雲散』到了今日。生者已矣。死的呢。還免不了幾個『老大的暴栗』和『一氣斧頭』。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歷史上沒有東陵兩個字之先。那個地方。叫做馬蘭谷。至今還是這三個字。寫在城門上。不過習俗相沿下來。都叫他做馬蘭峪。不知何本。在明朝的末年。邊患日急。曾派過總兵和參將等官。駐紮防守。明朝以前。似乎連馬蘭峪三字。也不見稱於世。倒是倒推八百餘年。在唐朝開元天寶的時代。藩鎮擅權。那個地方。曾一度劃成漁陽的領土。我們想起『漁陽鼙鼓動地來。鶻破霓裳羽衣曲』的兩

句長恨歌。不錯那就是『原始東陵』的最光榮的歷史了。孤陋寡聞的我。談到『關於歷史的東陵』。十分覺得缺乏材料。僅僅的拼湊成上列的就算完事了罷。

▲關於地理▼(位置)出北平朝陽門。一直東北走。凡二百八十餘里。就可以到了東陵。其地東臨遵化。西接薊縣。北倚喜峯口。南指玉田。四境阻塞。交通極不方便。幾年前如作東陵之行。除去步行和騎牲口之外。只有騾車可用。但是騾車顛搖揪簸。簡直和改造活人一樣。近來幸而汽車可以通到遵化。下了汽車。四五十里就是東陵。方便多了。

(面積)從馬蘭峪西關外西口子門風水地東邊牆起。二十里至葦子峪。為東西的寬度。再從馬蘭峪西南方大紅門風水地南邊牆起。二十餘里至興隆山的山場。為南北的長度。長寬相乘。可得四百餘方里。這就是東陵風水地的面積。至於馬蘭峪縱橫兩條街。和旗員旗兵駐守的五個營房。從前也都是東陵範圍內的地域。所以統統算起。東陵轄下的面積。當在五百方里乃至五六百方里之譜。

(形勢)東陵的北面。長城東西蜿蜒，作成天然的屏障。境內燕山山脈。起伏環拱。又擺列成各種天然的寶山。就這兩層說。已然造成當皇帝的絕好的一個死所。又益以水碧如油的多少小河。縱橫流灌。更添了無窮的風水。所以東陵的形勢。實比較一般的帝陵寢。若西陵。若明十三陵為優。

▲關於建築▼(風水圈)環四百里方圓的風水地域。都築有邊牆。馬蘭峪的老百姓們。

就叫牠做『風水圈』。『風水圈』以外。仍樹有紅椿一周。紅椿以外才是老百姓的民地。

(五帝陵) 有清一代。在關內共傳了十帝。除去溥儀外。其餘『駕崩』的九帝。便都分埋在東西兩陵。東陵的帝陵。一共有五。即(一)孝陵。即順治陵在西溝。(二)景陵。即康熙陵在東溝。(三)裕陵。即乾隆陵。在順治陵西。此次被盜。裕陵即其一也。(四)定陵。即咸豐陵在乾隆西。(五)惠陵。即同治陵在順治陵東南。此外又有四后陵。清朝的制度。凡是皇后死在皇帝以先。才可以從葬。死在後頭。就另起陵地。在東陵共有后陵四。即(一)孝東陵。順治后。在孝陵東。(二)定東陵。咸豐東后。在定陵東善祥峪。(三)定東陵。咸豐西后。在善祥峪東普陀峪。即此次被盜主地。(四)昭西陵。太宗皇太極后在大紅門外。(詳後傳聞)。以下又有五妃陵。妃嬪能從葬與否。和皇后沒有分別。東陵的妃陵有五。即(一)景妃陵。康熙妃。在景陵東。(二)雙妃陵。皆康熙妃。在景妃陵東。(三)裕妃陵。乾隆妃。在裕陵東。(四)定妃陵。咸豐妃。在定陵東。(五)惠妃陵。同治妃。在惠陵東。除上述之外又有一皇子陵。乃乾隆子。早塲。所以也葬在東陵。陵在葦子峪黃花山下。陵的構造。皇帝既『富有四海』。所以在活的時候。無不窮奢極慾。享盡人世的榮華。獨可怪死後的一把屍靈骨。必不能不與以推翻也。

(陵的工事) 輝煌富麗。莫可倫比。論其構造的形式。大體有大小之分。帝陵和皇后陵。通常都叫做『大陵』。黃瓦燦金。規模宏大。妃陵和皇子陵。通常都目為『小陵』。綠瓦耀目。

。規模較小。但是這裡有一個例外。就是康熙帝的雙妃陵。因為他們生前的幽嫺和貞靜的關係。死後也都住了極宏大的佳城。除了綠琉璃瓦一項。與大陵有別外。牠的規模和工事。便都與帝后無殊了。

東陵各種帝后妃及皇子之陵。既如上述。以下再分晰說陵的『構造的形式』。還可以分成下列的幾個部分。(一)「石坊」。就是每一個陵的最前方的一座碑樓。工程有大有小。不得一樣。據我所知。合起東西兩陵。要以西陵的秦陵(雍正陵)的那一座石坊。最爲宏大。因爲那是蒙古各部集資恭建的。(二)「翁仲」。過了石牌坊。有石人石馬石駱駝之屬。列侍左右。惟亦多少不等。順治陵一共有十八對。要算是最多的了。『按秦始皇收天下之兵器鑄金人十二。謂之翁仲。又魏明帝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從這兩個故事。我們知道古時的翁仲。原不是近世的石人石馬之屬。不過未嘗學問的我。竟不知這些墓前的石作人畜。到底應有什麼名堂。這裏因爲求稱謂上便利的起見。胡亂權用「翁仲」兩個字。實在覺得慚愧的很』。(三)「碑樓」。「石橋」。「井亭」。這都是看罷了石作的人畜以後。一一與吾人的眼簾相接觸的東西。不過都不關甚麼緊要。所以從略。(四)「宮門」。到了陵寢重地的大門了。宮門左右。有東西朝房和班房。朝房由內務府人住守。管理宮門鎖鑰和預備祭品。班房由八旗官兵駐守專司警衛。(五)「享殿」。進了宮門。正殿就是受享的享殿。莊嚴雄偉。氣象萬千。這是我們遊陵的人們。最好玩不過的地方。正中有極偉大的神龕一座。裏面供奉神主。用滿

漢蒙三種文字寫就。記得我曾遊了一回西陵。在雍正的享殿裏。我居然把他的神主。拿到手裏。着實的賞鑒了半日。一時心裏起了無數的神祕而不可思議的感想。這要在十餘年前。我這顆首領。還能存留到現在嗎。好險。享殿的左右。還有東西兩配殿各數楹。聽說西配殿是更衣和諷經的地方。東配殿是安放祭板的所在。祭板就是粘帖祭文的一塊木板。祭祀的時候。由讀祝官捧起來念的。(七)「明樓」。在享殿的後邊。就是明樓。形式和城門不相上下。不過比較上略小一些。進了這個門。靠西首有壁立的馬道。名爲馬道。並不走馬。循道而上。約百餘步。豁然開朗。原來是大圓圓的一個土丘子。周圍凡二百步。荆棘叢生。景物蕭瑟的很。這就是我們通常說的寶頂。斯文一點說。就是帝王后妃埋骨的佳城了。在從前祀典不廢的時候。每逢清明節日。皇帝或恭代皇帝的主祭官。總要到這上邊填一把土。到如今呢。只好唱兩句彈詞『六代園陵草樹埋。滿目興衰』罷了。(七)「地宮門」。進了明樓的門。西首裏是上寶頂的馬道。迎面却是一段短牆。過了短牆。就見着地宮門了。這個門的構造。異常堅固。休想用人的力量。可以把牠開啓。門裡邊空空洞洞的。除去正中的石牀和石牀上停放的棺槨而外。別無長物。這次的盜陵案。必須用炸藥轟毀。和必須要開棺毀屍。可想見陵工的堅固。和內部的空虛了。聽說地宮門裡的安排。以石牀下的『金井』。最爲別緻。井裡的泉水。不溢不竭。所以保持棺內的屍體。能歷久不腐。又寶頂四周近地的地方。又都鑿有氣孔。名之爲『龍鬚溝』。一以流通空氣。一以排洩水量。因爲金井內泉水。有時亦常泛溢。

。故不能不作萬一之備也。

▲關於職守▽陸地的職守在勝清在位時。分禮部。工部。兵部三種。各司其事。茲分述三部所轄如后（禮部）設郎中員外主事等官。以管理一應祭祀獻享等事。每一大陵。又有贊禮郎四員。讀祝官三員。專司跪拜起立及恭讀祭文。妃陵無大差異。只贊禮讀祝等員。各少一人而已。一年有春秋兩大祭。一月有朔望兩小祭。又益以臨時報祭。（如婚嫁生死）等。獻享紛繁。所以一切的需用。亦極浩大。統計禮部轄下人役。供應獻享者。為數當以萬計。內分牛羊圈人。果戶。麵匠。油匠。酒匠。糖匠。醬匠等。竭萬民之脂膏。以備一姓之尊榮。專制之毒威。其可畏也耶。（工部）設員外主事等官備辦祭掃。如清明添土的一包土。和上寶頂時脫換的靴子。都歸這一部辦理。（兵部）設總管。翼長。防禦。驍騎校官等。又每大陵有馬甲十名。妃陵五名。以資防守云。

▲關於風俗▽這一帶的人民。因為交通梗阻的原因。風氣極為閉塞。若提到國家的觀念。世界的形勢。真是『東風吹馬耳。毫髮不相干』了。

▲關於名勝▽「堂子山」山在馬蘭峪的南端。與市廛相比隣。因為山上有一座極莊嚴的塔。所以通俗又名塔兒山。從山頂上看馬蘭峪的街市。儼然和一隻大船的形式。一般無二。可惜就少了一支桅杆。在明朝萬歷年間。就是好事的人修了這座像形桅杆的寶塔。據說從那日般的形勢。完成以後。這一帶的居民。着實的享受了些個福利。這話。只好讓他們還沈醉在



十七世紀的老百姓們。自去做他們的好夢。不過。按我們尋幽選勝的眼光來說。這座山。也的確有一些流連歎賞的價值。我們真要登臨眺覽一回。覺得鬱蒼蒼的別代陵墓。既與吾人以無限憑弔感慨的資料。而同時萬里的關山。又一齊奔來眼底。更讓人有說不出的一番淒涼雄快。我想。有志領略燕薊風物的人們。不登堂子山。大可以說他是『不知遊者』了。『石門』。石門在大紅門南三十餘里。爲通遼海孔道。從前在沒有開鑿這條大道的時候。此地山環峯拱。行旅視爲畏途。道光三十年二月。有晉人武君葉椿者。提倡鑿山造橋。直到咸豐元年八月。工程始備。現在取道出此者。履險如夷。做無不追念前賢。爲之徘徊歎賞不置去云，『石門左側』山走如蛇。有介冑之士。巍然立於山半者。石將軍像也。石將軍一頑石耳。高一丈四五尺。余嘗攀緣至石下。茫無所見。及去此一二里望之。則碩然一偉丈夫。環甲貫冑。鬚眉畢張。嘗聞大同雲岡巖。有彫刻石像甚夥。其藝術之精。爲天下最。然此壘壘者。皆匠人之巧也。未聞天生奇石自然成像。有若石門之石將軍像者。『湯泉』。湯泉在馬蘭峪東北十餘里。其泉之成分。與平北之湯山溫泉無以異。清末有人瀦泉成池。深可丈許。其前導爲流觴曲水。映帶左右。四時踞飲其中。酒可常溫。亦一快也。泉之四境。復擅邱壑林樹之勝。意者江左蘭亭大觀。其亦在茲乎。

▲關於傳聞▽（一）。夫婦合葬。是中國千百年來的老禮法。那末。皇太極葬昭在關外。何以他的夫人。葬昭西陵。反跑到東陵的大紅門外呢。這當然是一個很有研究興趣的問

題。我所要說的是『關於昭西陵的傳聞』。自然我自己的意見。只好暫時擱起。傳聞着說。『皇太極的皇后既崩。本也打算到關外奉安的。無如皇后的金棺。不知怎麼。抬到東陵的大紅門外。便再也不能抬起。一時皇王貴胄。和一應大小臣子。無不驚恐萬狀。後來沒有法子。只好定規在這裡暫宿一宵。明日再說。不想事有奇怪。這夜裡順治皇帝就夢到皇太后對他說。一定要改葬昭西陵的意思。次日君臣一計議夢境。竟是千真萬確。絕難有背懿旨的了。於是鳩工庀材。始營昭西陵』按這種說法。純粹是一片神話。不過既名之爲傳聞。我們倒不妨『姑妄言之』『姑妄聽之』了。(二)。傳聞着說。『在明朝以先。馬蘭峪本來是收容囚犯的一座牢城。所以到處的城門都是從門裡上門。惟有馬蘭峪。是從門外上門』。按這一段傳聞。本可以實地調查的。只可惜在遵化十年小寓的我。竟把牠當作『司空見慣的閒事』。平白的麻糊過去了。

#### ▲乾隆陵寢視察記

民國十七年八月三十日。晨餐後鄉人某君前來。王係服務於陵差者。言裕陵地宮積水。業已抽淨。本日午後。清室之王公入內改殮後。即行封閉。奉某君之面囑。邀君繼續參觀。俾資記實云云。迷聽之餘。極深欣感。立跨黑衛。攬轡疾馳。沿五花嶺捷徑。山谷崎嶇。正午抵孝陵(順治陵)之五孔橋。此地曩日古柏成行。蔥鬱可愛。今則童山濯濯。一望無垠。進裕陵東廈口。至碑樓前。豐碑高聳。上鐫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

帝之陵。想見此十全老人之偉業。宇分漢滿蒙。各書雙列。下趺最屬。四角分鏤魚鱗蝦蟹等物。過三座橋。至宮門小立。有衛兵司查出入。近隔東西朝房班房。廳櫺均無。僅餘壁柱上蓋。聞客歲冬間降匪。今歲某軍。駐陵之時。均作臨時馬廄。東南兩神厨庫之磚瓦。亦有偷拆痕迹。石欄藻井。極目荒涼。爲之悵然者久之。旋繞至饗殿後。經玉帶橋。（橋爲三座。左橋上漢白玉欄杆已倒碎）。入琉璃花門。西門樓上磚瓦亦拆毀不堪。一遇霖雨。勢將倒塌。又入二珠門。則爲五供之臺陛。雕刻之瓶花燭花。因屬端石。亦被偷盜。惟鼎花重量較鉅。不便移攜。尙巍然獨存。（每遇謁陵祀享大典清帝在此陛後行禮）。步御溝。（上鋪石板）。拾級登明樓之前階。方廣約十丈。入明樓下古洞門。長約四丈。復遇前日會晤之某君等。在此指導匠人工作。握手略談。倍承優遇。而某君口講指畫。不遑停歇。一種辛勞耐苦。實事求是之狀。尤足令人敬佩也者。古洞門之中間。新搭人字式蓆棚一架。內鋪被褥。大約爲守衛兵士卒及工匠等。臨時寢息之所。旁置巨袱數裹。係黃綾繡花被褥六床。黃綢東裹之如意板六副。（爲昇屍身入棺之具）。繡龍綿袍褂兩件。（係清德宗賜給載澤。以爲紀念者。今因裕陵被掘。澤公由平帶來。以之改殮高宗）。另一包爲地宮內。檢出箱篋上之銅飾件。及零碎雜物。並炭球香屑漆布等類。明樓後爲啞叭院。面積甚闊。對面即琉璃花影壁。下爲隧道。上即寶頂。盤徑曲折。與其他各陵。形勢迥殊。且他陵亦無此啞叭院。匪人挖掘時。卽循影壁下。埋置炸藥。轟陷丈餘之深坑。北面露出隧道。清室命名爲古洞圈。長

六丈。高約五尺。當時曾用碎磚砌實。此番爲匪人掘通。再下則爲明堂圈。余擬獨入。某君止之曰。地宮內第四道石門。及上門檻。均已炸壞。尙有半面倒懸未落。出入極有危險。刻正着工匠啓卸。以便王公入內視殮等語。延候久之。某君來。攜余冒險入。偉執電筒。過隧道。下石級。觀第一重門。門之上層。雕刻地藏王菩薩。門上亦雕釋迦式之古佛各一。作瞑目合掌之狀。門樓上之几簷鱗瓦。與及門斗。樞釘獸鑲之模型。靡一不以漢白玉石刻之。石門分四重。進第一重。內縱約二丈。橫亦丈餘。兩壁係四大金剛。分持琵琶傘杵等器。神態逼真。二門門樓。式樣同前。門頂係觀音坐像。兩旁配以獅吼。約四尺許。二門內闊徑如前。東西壁下。各設石座三方。爲安放冊寶之處。壁上係雕古瓶。披穗。花卉。頂上爲雲花。三四重門。仍爲各樣古佛。垂瓔綴珞。法相莊嚴。入其中。幾疑身在梵天。不復念爲帝王陵墓。神王神斧。琢飾精奇。藝術之美。嘆觀止矣。正睇視間。忽驚聞砰訇一聲。震若雷霆。係第四重石門。西門上半面。爲工匠鑿開放倒也。門楣門檻。亦均炸壞。門上刻佛。截然爲兩。倒置一隅。至是始達高宗玉骸。永遠寢息之石室內。有二人共荷之水月電燈一具。以空氣薄弱之故。光線仍微。室較慈禧地宮爲闊。四壁及頂。偏鏤西番文字。似俗繪卅字形。內貯六棺。正面三棺。中爲高宗。外槨已壞。（即金棺。開爲金絲楠木）內棺尙完好。（即朱槨。紅漆面。復以金漆藏經。每字蠅螭寸許。聞係陰沉木製）。骸骨脫離。弗能辨認。殮衣均霉爛失色。入手成泥。左爲孝賢純皇后。朱棺尙好。僅餘骨塊。（后爲公爵傅恒之女。傅

稱節于準疇爾之役。右爲孝懿純皇后。朱棺亦存。其餘係惠敏。淑嘉。哲敏。三貴妃。西隅一棺。外槨尚在。槨前朽漏一孔。東隅二棺。棺槨均壞。骸骨不全。且無頭顱。後于朽物堆中。詳密搜覓。始得髑髏二具。不審孰爲某妃也。惟一妃。屍體尙具。皮膚既存。鼻目均好。耳際且鉗耳環。(約豆粒大)足御青色繡花靴。底高寸許。形似舞臺上之劇靴。與其他五屍。僅餘骨塊者迥別。不審百數十年。同葬一室之中。何以奇異若此。此則須待生理學家之判評。殊有研究之價值。內中僅聞淑嘉。係高文定公斌之女。其二妃尙須考證。有云此屍係回部香妃者。恐未盡然。棺下爲石床。係一巨石。(距地板約八寸)每棺另刻卡棺石四塊。地板上尙有積水。行走滑澀。履爲濕透。且冷氣襲人。遂辭而出。復循盤道登明樓。蓬高蔽徑。瓦礫成堆。樓之中間碑前。方磚啓挖數塊。樓後門北石階下。亦掘一坑。傳匪人聞其中藏置硃砂拜匣。因乾隆朝。硃砂頗爲寶貴。故極力搜覓云。寶頂上曩有二尺圓徑松樹數株。現僅留尺許之根株。憑眺之間。遙望清室王公。自琉璃門。姍姍而入。余亦繞下。同至古洞門小憩。見差人搬運殮具入內。復有旗婦八名。手裹臨時以黃布縫紉之手套。魚貫而下。蓋以之檢殮后妃屍骸。免褻瀆。而示肅恭恪敬之意。五點。公同進內。重新棺殮。除高宗覆以龍袍。尙具衣冠外。其餘后妃均以黃被束裹而已。余以人衆雜遶。穢濁難聞。且日近黃昏。饑腸轆轤。不俟戴事。遂即辭出。由龍鳳門。順景陵之大碑樓。逸邇而行。見夫翁仲仆臥。殿宇雕零。一抹斜陽。倍增慘淡。至馬蘭峪已萬家燈火。沽酒治饑。小酌微醺。於玉宇無

塵。銀河皎潔中歸舍。批筆誌之。連同慈禧地宮視察記。備爲異日史料之考證耳。

### ▲慈禧后靈內葬寶紀

某君所著愛月軒筆記中。有述及慈禧及光緒薨時殉葬寶物之長文數十頁。均係在宮內助殮時將貯棺寶物。記有賬簿。由該賬簿中錄入筆記。內述慈禧后之殉葬物極多。其珍貴者。不僅一西瓜也。社會上各界人士但知翠瓜爲絕品。不知尙別有珍物也。以記者思之。此西瓜。固是珍品。但其他各物。較西瓜更爲珍貴者也。茲特將愛月軒筆記照原文錄出。藉以喚起各界之注意。其價值則係某君在宣統元年。與古物收藏家估計者。若按今日之值。當加百倍以上。余之述此。亦聊表愛護國寶之寸心耳。慈禧皇太后殉殮寶物。外間所傳。多出臆度。其實不止此數也。謹將西后殉葬物公賬所記。鈔錄如下。以爲關心掌故者之參考焉。

太后未入棺時。先在棺底。撲金絲所製。鑲珠寶之錦褥一層厚約七寸。褥上覆綉花絲褥一層。褥上又撲珠一層。珠上又覆綉佛串珠之薄褥一。頭前置翠荷葉。腳下置一碧璽蓮花。放好始將太后抬入。后之兩足登蓮花上。頭頂荷葉。身着金絲串珠。綵綉禮服。外罩綉花串珠褂。又用珠串九練圍后身而繞之。並以蚌佛十八尊。置於后之臂上。以上所置之寶。係私人孝敬。不例公賬者。衆人置後。方將陀羅經被蓋后身。后頭戴珠冠。其旁又置金佛。翠佛。玉佛等。一百零八尊。后足左右。各置西瓜一枚。甜瓜二枚。桃李杏棗等寶物。其大小二百件。后身左旁。置玉藕一支。上有荷葉蓮花等。身之右旁置珊瑚樹一枝。其空處。則遍洒珠石。

等物。填滿後。上蓋網珠被一個。正欲上子蓋時。某公主來。復將網珠被揭開。於盒中。取出玉製八駿馬一份。十八玉羅漢一份。置於后之手旁。方上子蓋。至此殯禮已畢。其賬單及某君所估之值如次。

第一號（宮中賬簿記物。每種均例一號）。金絲錦被。製價八萬四千兩。鑲八分珠一百粒。三分珠三百零四粒。六釐珠一千二百粒。米珠一萬零五百粒。紅藍寶石。大地者約重四錢十八。小塊者六十七。紫母綠五分重者二塊。碧璽白玉共二百零三塊。（略估珠值八十五萬四千二百兩。寶石約值四萬二千兩。五分重圓珠一層。共二千四百粒。（約估值三十二萬兩）綉佛串珠褥。製價二萬二千兩。用二分珠一千三百二十粒（約估值二萬二千二百兩）。頭頂翠荷葉。重二十二兩五錢四分。（估值八十五萬兩）。『此間爲粵海道某所進貢者。葉滿綠。葉筋天然長就。非刻成者。今雖以八十五萬兩不能購其一半也』。脚登碧璽蓮花。重三十六兩八錢。（估值七十五萬兩）。『碧璽近年價極低。然是物大者難得。今若有此物。雖不值錢。亦得合七百元一兩也』。后身着串珠袍褂二件。綉價係八千兩。共用大珠四百二十粒。中珠一千粒。一分小珠四千五百粒。寶石大小共用一千一百三十五塊。（估值一百二十萬兩）。后戴朝珠三挂。兩挂珠。一挂紅石。（約值二百四十五萬兩）。后戴活計十八子珠鏡等。共用珠八百粒。寶石三十五塊。（約估十九萬兩）。陀羅經被。補珠八百二十粒。（估值十六萬兩）。『該褥爲某活佛所進』珠冠製價。五萬五千兩。用珠大四兩者一粒。（估

值一千萬兩)。「此珠大如雞卵。聞係乾隆二十年。某宮女得於圓明園者。又有人云。係某國進貢者。當以第二說爲可靠」。身旁金佛。每尊八兩重。共二十七尊。翠佛。每尊重六兩。共二十七尊。玉佛每尊重六兩。共二十七尊。紅寶石佛。每尊重三兩五錢。共二十七尊。(約值六十二萬兩)足旁左右翡翠西瓜各一枚。青皮。紅瓢。白子。黑絲。(約值二百二十萬兩)。翡翠甜瓜四枚。係二白皮黃子粉瓢者。二青皮白子黃瓢者。(約值六十萬兩)。「此四甜瓜稱絕品。其價值今不止幾十萬兩也」。翡翠桃十個。「桃青色。粉紅尖」。黃寶石李一百個。紅黃寶石杏六十個。紅寶石棗四十個。(約值九萬五千兩)。尙聞有二翡翠白菜。係綠葉白心。菜心上落一蠅嘍滿綠。葉旁落二馬蜂。係黃色者。但公賬未列。或爲王公等敬物也。左旁玉藕三節。上有灰色泥污。藕上長出綠荷葉。粉蓮花。黑葶藶等一枝。(約值一百萬兩)。「此物較翡翠西瓜尤爲罕物」。右旁珊瑚樹一枝。(約值五十三萬兩)。「聞該珊瑚樹係紅色。樹上繞櫻桃一條。青梗綠葉紅果。樹上落一翠鳥。亦爲天然寶物也」。身上填八分大珠五百粒。六分珠一千粒。三分珠二千二百粒。紅藍寶石二千二百塊。(約值二百二十三萬兩)。網珠被用珠六千粒。均爲二分重者。(估值二十二萬八千兩)。番佛四十八尊。(約值五萬二千兩)。「番佛每尊高不及二寸。皆白玉質。聞佛爲白身。白足。着黃鞋。披紅衣。手持紅蓮花一枝。亦爲天然長成者」。以上所言。則已值五十萬兩矣。又聞各王公所敬之物。當以某公主之八駿馬爲佳。馬皆玉質。每匹不足二寸。毛色樣式不同。皆



天然長成者。又玉十八羅漢。亦爲樣式不同之寶物。總之慈禧葬物。若均追回以之還外債外。尙可餘若干萬。足可富國也。

#### ▲東陵盜掘案之鱗爪

東陵慘遭盜掘一案。爲一重大事件。舉國人士。咸加注意。處置此案情形。當亦爲世人所亟欲聞者。茲并誌之如下

盜掘東陵一案。事在七月十五日。東陵在北平以東之遵化縣屬。爲前清歷代帝后陵寢之所在。七月十日。忽有三百二十七人。由硯頭山竄至遵化縣。經駐軍襲擊。遂至東陵。盤據該處。清制東陵設有守陵五大臣。世司陵內各事。復設總兵一人。司禁止附近居民斫伐樹木。折毀磚瓦之責。清室既亡。民國初元。乃在該處設蘭榆總兵。以任護陵之事。所謂地宮者。此地宮係清室出庫藏五百萬元所構成。康熙乾隆與慈禧遺櫬均在此。乾隆殉葬妃嬪八人。殉物概屬寶貴之品。二百餘年之帝王陵寢。竟有人出入自由。任意搬取殉葬之物。化私爲公。變掘藏爲財源。就經濟學原理而論。盜陵者裨益社會不少。然就人道言。盜掘墳墓實干刑律也。掘出寶物。地宮內之供品。悉爲珍珠玉石所製。凡帝王生前服御以至炊爨之事。無不畢具。聞某外商購得一羊。係以五萬元購去。長尺五寸高二寸。眼爲珍珠鑲嵌。活動如生。識者云。僅羊之兩眼。須在二十萬以上。羊身爲漢玉鑄成。其值乃不可勝計。其他珍貴之品。則不可估量也。搬運供品時。地宮內庫房有乾隆之愛劍二。一名干將。一名莫邪。爲中國古代

名劍。乾隆與妃嬪之棺爲楠木製。刀鋸不入。盜陵人竟昇屍出。盡取所有。乾隆口內含有西藏黃珠一。此珠可令屍體不朽。盜陵人。則見外皮着骨。顏色如生。唯無肉與血。蓋此珠係西藏進供品。珠大不易出。敲落門牙。始獲取出。取時二人按頭。二人執乾隆之辮而力碎之。辮根已浮。被提遂離腦蓋其狼籍之狀。乃不堪筆述矣。乾隆爲清室鼎盛之君葬物最富。卒以多藏致禍。今以貪官污吏。觀此當作何感想。隨乾隆殉葬之八名妃嬪。悉如法泡製。取其所有而去。旋又掘慈禱墓。間裝飾品最多。凡其生前之用品。均存此宮內。內中以鼻烟壺爲最多。約有三千二百餘個。耳環次之。約有二百餘件。樣式各別。多以珠寶製成之。清室外紀有慈禱寢鞋值七十餘萬元之說。不知此鞋是否爲掘者所得。

#### ▲東陵贖物一小部份存大陸銀行

徐源泉呈送平津衛戍司令部東陵擄獲珍物十號。該部查收後。原擬送東交民巷保存。嗣因某種關係。決定存大陸銀行。代理衛戍司令朱綬光特將提包眼同封鎖。并加火漆。及封條等件。旋即派軍事處長尹扶一。軍法科長周孝魯。親送大陸銀行經理譚荔孫查收。比置於該行保險箱內。並另具公函一件。其文如下。逕啓者。第六軍團總指揮徐源泉前送該部譚溫江師在東陵馬蘭峪勦匪擄獲物品十號，茲經函請北平總商會會長及古玩行人員眼同點驗。置於手提箱內。用火漆嚴密加封。擬請貴行代爲保存。俾昭鄭重。此致大陸銀行。

#### ▲送存大陸銀行珠寶之數目

第六軍團總指揮徐源泉會上呈蔣中正閣錫山。報告該部第十二軍譚溫江與本案之真相。同時並致函各方面聲述經過。平津衛戍司令部。收到徐源泉呈報各件後。即邀商會會長冷家驥。及古玩行人。及參謀長朱綬光。軍事處長尹扶一。軍法科長周孝魯。在該部法堂重新稱稱。朱綬光已令軍法科送交大陸銀行保存。茲將數目誌下。計開第一號。金鑲鐲三只。嵌紅寶石兩塊。藍寶石兩塊。碧璽六塊。珠子六顆。翡翠兩塊。計重三兩三錢。第二號。白玉雙一件。白玉四塊。又漢玉一塊。黃璽一塊。密臘兩個。計重四兩三錢。第三號。漢玉環兩件。漢玉鐲兩只。秀陽玉鐲一只。漢玉荷包一個。計兩片。計重六兩九錢。第四號。鑲嵌金鐲一對。嵌藍寶石兩塊。紅寶石兩塊。黃碧璽各兩塊。鑲嵌金絲鐲一對。嵌大小珠子十顆。翡翠四塊。紅化學石十四個。珠花四支。碧璽六塊。翠葉大小十六個。小珠無數。計重七兩七錢。第五號。金鐲皮一對。簾鐲四只。紅珊瑚龍頭四塊。小紅珊瑚格圈二串。碼牙石花一塊。小碼牙石兩塊。小珠兩個。計重三兩五錢。第六號。鑲金珠鐲一對。計嵌珠一顆。藍寶石兩塊。紅寶石六塊。小藍寶石墜三塊。黃碧璽墜六塊。紅碧璽珊瑚零碎一串。共十八件。螺石大小六塊。翡翠石十一件。綠碧璽一個。料墜一件。白玉斷簪一件。花珊瑚豆一串。計十八粒。計重十一兩二錢。第七號。白玉鼻烟壺一個。瑪瑙雙口鼻烟壺一個。料鼻烟壺三個。白玉牌一個。計重五兩三錢。第八號。金珠寶石鑲玉鐲四只。計重三兩四錢。第九號。鑲嵌金珠玉寶石鐲四只。計珠子十二顆。紅藍碧璽翡翠紅藍寶石共二十個。計重七兩六錢。第十號。大

小珠子一包。計重九兩云

▲天津公安局通緝盜陵犯

天津公安局對盜陵案會發出通令云。爲通令事。案奉天津警備司令部訓令內開。爲令遵事。頃奉閣總司令佳電開。頃據天津南市長電稱。頃准清室駐津辦事處函稱。據東陵承辦事務衙門。並遵化縣知事報告。上月有大股土匪勾結軍隊。分往各陵。肆行盜毀。尸骸暴露。狀至暴酷。應懇貴部。迅予電飭該處駐軍。嚴緝盜犯。務獲懲治。以伸國法等語。請鑒核迅電辦理等情。除電復已飭該司令查辦外。仰即就所管區內。切實查察保護爲要。等因奉此。仰即飭屬。一體查察保護爲要。切切此令。等因奉此。除分行外。合行令仰該署一體查察保護爲要。此令。

▲政分會限期緝獲盜陵犯

東陵盜案事發生後。北平政分會。會訓令河北省政府。着該管地方官吏；將此案正犯。限期緝獲。依法懲辦。現該省府主席委員商震。呈覆該會。已令遵化縣縣政府。遵照辦理。其原呈如下。爲呈覆事。案奉鈞會第八十五號訓令內開。據全國商會聯合會函。以清陵被人挖掘。盜賣寶物。萬懇根究主使。妥復舊觀等情。飭令該管地方官吏。務將此案正犯。限期緝獲。依法懲辦等因。奉此。除令飭遵化縣縣政府；遵照嚴辦外。理合備文呈覆。鑒核。僅呈中央政治會議北平分會。河北省政府主席委員商震。八月三十日

### ▲總商會要求陪審盜陵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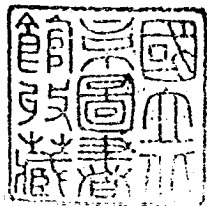
北平總商會電北平政治分會。請從速組織盜陵案軍法會審。並要求開審時。該會加入陪審。或特許旁聽。原電照錄如下。北平政治分會鈞鑒。陵案發生。中外注目。自非組織軍法會審。不足以昭鄭重。惟經多日。迄未組成。多商牽連。不堪其苦。久宕不決。謠諑繁興。務乞迅令組成開審。早期解決。以安人心。再茲事體大。並乞於開庭時。准令本會加入陪審。或得特許旁聽。以昭慎重。而示公開。迫切陳請。即盼電復。北平總商會叩。

### ▲盜陵案寶熙之談話

東陵盜掘案發生後。各方頗為注意。遜清派員重葬情形。外面鮮有知者。茲錄寶熙與往訪者之談話如下。(以下某君問寶答)。(問)先生及載潤溥沂等。前往東陵。重葬乾隆慈禧等遺體係何日起程何日返平。(答)予(寶自稱下仿此)等。係舊歷七月初六日起程。初八日晚到陵。十九日由陵上起程返平。二十五日始到。因適逢大雨。道路泥濘。故行路甚緩。但在陵耽擱。僅十餘日耳。(問)乾隆慈禧諸人遺骸。均已安葬完畢否。被掘之墓。共有若干處。(答)均已安葬竣事。其被掘之墓。僅有二座。一為裕陵。即乾隆墓。一為普陀陵。即慈禧墓。乾隆墓內有棺六副。帝一。后二。妃三。慈禧遺體。舊歷七月十日安葬。乾隆及二后三妃之遺骸。係七月十六日安葬。(問)外傳諸尸骨。皆有不完全之說。確否。其遺失情形若何。(答)此說屬實。予等檢驗時。慈禧尸體尙屬完全。但因出棺有日。又兼天氣甚熱。皮

肉均已發酵。遍身俱長白毛。至乾隆及各后妃之尸骨。則凌亂無次。不辨男女。不知頭腦屬誰手足屬誰矣。卒由常識推測。乾隆體格甚大。享年有八十九歲。按此標準可以得其大概。再則老年男人骨色發紫。女人骨白。乾隆之頸僅餘牙齒一枚。據此亦可推知大半。但乾隆頭部下腮。業與頭腦離開。放置甚遠。後經細加搜尋。始得合併原處。但腮骨雖得尋獲。然已損毀一半。無法尋覓矣。其二后三妃之尸骨。除有一具完全者外。餘皆不能分辨。某后之頭骨。後半已失。又因乾隆之骨雖可推知。然亦缺欠甚多。(問)重葬時所用棺木。曾否更用新棺。其穿着亦曾更換否。(答)原有陵棺自甚好。乾隆之棺爲茵陳木所製者。不過各棺蓋略有損壞。後用漆灰填補完好。穿着一項。因乾隆諸人。尸骨不全。不能穿衣。而慈禧尸首。因其不堪動手。且僅扒開胸前。故仍舊扣好入殮矣。(問)乾隆及各后各妃之棺材。仍置原處否。(答)裕陵各棺材。因其僅餘某妃之一具全身者。即用原棺封殮。其乾隆及二后二妃之尸骨。既不完全。又難分辨。故爾五人合用一棺成殮。此等辦法。固屬不妥。據聞夫婦骨肉不必分離。可以同穴。故即如此辦理。(問)墓內情形如何。重殮時係用何種手術。(答)墓內原來積水均四尺之深。吾等下地宮時。先借防火用之吸水車。盡四日之力。將內面積水吸乾。始行入手清理。而墓內黑暗異常。即用油燈亦不易燃。即燃亦少時即滅。後用手電燈多具。並借用煤汽燈一盞。始能着手辦事。然煤汽燈在內。亦不能耐久。須更番移出地宮。吸換空氣。加以修理後。始能再用。(問)墓內之水。是否雨水灌入者。(答)查此水來源

。并非雨水。實因墓地下通泉眼。故有此患。內面之水。雖經吸乾。然地孔中。亦時時冒水。後用棉花及泥水封填。亦歸無效。(問)此行費用。花去若干。(答)此行花去四千餘元。並非完全用諸陵內。因由平至陵道路甚遠。道路泥濘。人役衆多。雜費亦屬甚多。(問)先生及載潤。溥衍等。在陵內外。亦曾獲得盜墓證物。可爲將來裁判之根據否。(答)予等此行。專爲收殮骸骨而去者。至於搜尋證據。政府有人負責。不過予等在馬蘭峪曾拾得鐵鎬一柄。係工兵用以挖土者。又有告示兩張。係同年月。所粘貼者。其中不無可疑之點。但予等並不執以控訴何人。僅作參考之具耳。(問)溥儀君對於此案。作何主張。(答)宣統對此案。並無何等之主張。惟俟政府發落。但自聞此案發生。彼甚爲之悲痛。當即素服簡食。並設立靈位。朝夕焚香哭泣。直至予等收殮完畢。至津回報後。始易常服。(問)先生及載潤等。日前至衛戍司令部時。朱參謀長對此事如何主張。(答)朱參謀長對此事。甚有同情之感。於根究一節。不作如何主張。但云。一切靜候政府主持。予等回平後。曾具一函。送衛戍司令部。說明重殮情形。(問)陵上外部狀況。近來如何。(答)陵外情形。報載甚爲詳細。當可不必再述。惟陵上樹木。原在一萬棵以上。迭次爲人砍伐。現在所剩甚少。尤甚者陵之正面。僅餘小松樹一棵。不免令人見而悽慘。聞彼等砍下之樹。並非用以取煖或作飯。盡皆以極賤之價。轉售於人矣。



#179

CC 7076  
1